

第五七一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春秋部

(卷)
一五—一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八十三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一

禮記

孟子 好齊章 王者之述章

詩紀曆概 春秋無遠辭

孝經右契 志在春秋

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序 自序

漢書 董仲舒賢良對策 第二策 杜欽賢良方

何武上封事 梅福上封孔子之世為殷後寄

武等集制史 京房奏對 翼奉上封事 張

杜鄴日食對

莊子 齊物論篇 天下篇

荀子 勸學篇

孔叢子 執節篇

陸賈新語 通基篇 術事篇 明誠篇

賈誼新書 傳載 道德說

董仲舒膠西集 高廟園災對 春秋陸陽

經籍典第一百八十三卷

春秋部總論一

禮記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注 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或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

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

知也

其為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注 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

辭罪辭之事

屬合也此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

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等之教以

化於下在下樂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

春秋之失亂

注 謂不能節其教者也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疏 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

正義 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

有鬪爭之辭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

京師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丞之類是也故

前註云春秋記罪辭之事也

疏 嚴陵方氏曰春秋言其法 莊子曰春秋以道

名分 馬氏曰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

而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

則春秋之體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

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失

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

陰陸氏曰春秋夫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

下比義從可知而九已在此先儒曰春秋無傳

而著甚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是之謂

屬辭比事故曰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

矣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春

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

講義曰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

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

所勸戒故也春秋之不學則往往陷於惑而不自

知烏得而不亂乎

延平周氏曰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注 言深者既能以教之防其失

好辯章

孟子 好辯章 安國注 辯者論也 辯之於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注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傳典庸禮命德

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

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惑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

世是亦一治也

全輔慶源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

應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

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

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

簡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

難當時史書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

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常有意用某字使人

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奧義使

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

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陳新安曰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不得已于有言者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項氏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

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子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欺曰孔子之意惟孟子知之爾春秋之法謹名分防戕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閭閻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皆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君而如此義則未為者不得發為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譬之居山林而備虎豹者高垣墉謹門闥廣道路去苗孽嚴導從簡出入彼固無所伺吾隙矣而又厲戈戟羅弓弩掘獲穿張籠檻以待之雖有異能之獸亦將慄慄而遠遁也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噫非孔子孰能修之非孟子孰能知之

王者之述章

孟子曰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注王者之述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

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注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注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通仁山金氏曰齊桓在莊襄襄時晉文在僖公世而此云春秋皆其事者五霸桓公為盛其後諸霸不過襲其迹為之晉文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霸主雖不一而其事皆桓文之事耳

大饒雙峰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之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詞

詩紀曆樞

春秋無達辭

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
孝經右契

志在春秋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君歷譜五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議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自敘

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且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注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觀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漢書

董仲舒賢良對策

臣謹案春秋之中觀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誼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者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通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渺而箏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休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第二策

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願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爰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第三策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巨萬千數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劉向上封事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

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

爲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

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

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

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

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

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

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六月辛

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

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

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

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

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

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

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

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

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

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

地震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

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崩地二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

梁山崩凡二也地頽下頽也音丈爾反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

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火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

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

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

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

災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

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衆如之魯

喬如之晉災如長狄鄭驢之種

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蜚蜚鵠鵠來巢者皆一

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

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

有城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鵠鵠來

巢城短尾狐也鵠水鳥也蜚負蟻也

晝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殺樂

傳曰晦冥也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

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間樹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

月

雨雪霰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

水旱饑饉多災並起

如淳曰僖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

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

年冬緣生饑饉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僖僖
十五年八月僖文二年秋雨僖於宋八年冬僖宣
六年八月僖十三年秋十五年秋僖襄七年八月
僖哀十二年十二月僖十三年九月僖十二月僖
隱五年九月僖八年九月僖莊六年秋僖皆是也
僖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

當是時禍亂輒應獄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

父使賊弑公于爲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

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

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

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

使圉人牽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

關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

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賴十四年齊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

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

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

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驪使賊夜弑僖公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懿喜弑

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

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

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

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

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京四年

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

悼公凡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

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

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

五年楚滅弦晉滅欽滅處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

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二十六年楚人滅麇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

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年十二年

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

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

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郛二十五年楚滅舒鳩

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

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

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

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

宋公滅曹又郛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

房申凡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

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

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

敗績于貿戎傳曰執敗之蓋晉敗之也

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

郊也

鄭傷桓王

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

曰事在桓五年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

伯于楚丘呂歸

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殺梁

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鞅簡公甘平公

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

敬王是為三君也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

表也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

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初元呂宋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

甚於春秋乎

復上奏事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

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典說竟寧孝景帝尤數率

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

發古今罕有

杜欽賢良方正直言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

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四裔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

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四裔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

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

梅福上封孔子之世為殷後書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在

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

孫目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

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春秋之

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常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

何武上封事

遇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呂兵革久寢春秋大災

未至而豫禦之虞忌言在爪牙官目備不虞

京房奏對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

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

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

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

翼奉上封事

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曰言王道之

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張敞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纂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議世卿最甚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張禹天變對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輿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目經術斷之

何武等奏罷刺史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龔勝等議朱博趙元孔鄉侯晏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顧公室譜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呂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

注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逼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

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犯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苦丘在成十六年

杜鄴日食對

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注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製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降滅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目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災異異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

莊子

注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

齊物論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子

莊子

齊物論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

勸學篇

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逮孔叢子

孔叢子

執節篇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者也

漢陸賈新語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道基篇

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嶠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

明誠篇

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蟲子六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鸛鶴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子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繁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

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訓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餓繼履而食不明之效也賈誼新書

傳職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

道德說

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董仲舒膠西集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廖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憤內急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釐娶於楚而齊滕之荀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周成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滅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失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獄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朱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

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郕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頤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蹇鼠食郊牛皆養性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強楚紈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事早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紈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冬水王木相故象大君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疆臣言菽以徵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蝻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蝻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蝻生

蝻蝻始生也一日蝻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

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蝻生屬羸蟲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實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朱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朱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算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弑公

試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彘秋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秋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黃秋侵衛鄭皆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莫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一百八十三卷春秋部

第五七一冊 之〇五葉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弑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於嚴王遂強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泌流血色水

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于鄆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為錫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貳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殺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齊喜弑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荆楚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闕戕吳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其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

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衆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

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鄭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字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晉皆弑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

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知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鵬

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鵬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于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恃煖陽欲長諸侯與強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八十四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一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一

楚莊王 玉杯 精華 王道

漢圖上 漢圖下 龍本消息

經籍典第一百八十四卷

春秋部總論二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一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始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算弑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

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秋恥之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焉雖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娶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達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雖而治備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義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所聞八十五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害徵其辭也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

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寒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訥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議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

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教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之時民樂其昭寃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武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封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誅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

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五杯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喪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失於大蚤春秋不議其前而顧議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子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淡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淡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贈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聞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

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恩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就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

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惡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深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竹林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鄰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

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秦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紀災異也雖祲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吳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

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心之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溴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非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

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一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變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人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秦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讎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爲難

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復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復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潤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後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

第五七一冊 之〇八葉

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予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其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能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有如此爾

王英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

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輿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議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蠡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欲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兩省也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違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